2020遇见·别了我的舰

舰艇之于水兵，犹如“第二生命”。

当舰艇退役的时刻，水兵心中的痛楚，穷尽任何词语都难以形容。

战风斗浪几十载，于一艘战舰而言，已是迟暮之年。它的深蓝航迹，犹如老人额头深深的皱纹，刻录着一茬茬水兵接力奋斗的征程。

军港的夜啊静悄悄，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。在水兵心里，舰艇不仅是舰艇。它是记忆、是梦想，是母体、是怀抱，是青春、是生命，是军旅人生的全部意义和荣光。

又到惜别季，海军珠海舰、海军湛江舰光荣退役，它们的离开，牵动着一个又一个新老水兵、现役和退役水兵的心。今天，就让我们走进老兵和他们的战舰，聆听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。

——编 者

我的青春我的舰，不说再见只道晚安

■本报特约记者 李 维

图①：海军珠海舰最后一次解缆启航；图②：掌旗兵把军旗和海军旗交给舰长；图③：工人将“166”舷号涂抹掉的瞬间；图④：谈新华精心擦拭战舰。 李 维摄

舰艇就是水兵的青春

“离开你的日子，生活平淡无风无浪无涟漪”

秋日，大理洱海，水光潋滟。在老兵谈新华眼里，他退休后这一年的日子，太过平淡，平淡得难以泛起涟漪。

“老谈，与湛江舰告别的日子定了。”轻轻挂断电话，谈新华转身面对儿子淡淡地说道：“帮我订一张去湛江的机票吧。”

空气仿佛凝固了，拖欠了30年的全家旅行，从刚到洱海的第一站就被按下暂停键。望着儿子有些愠怒的眼神，一级军士长谈新华语气淡定：“湛江舰是我接来的，它退役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去送。”

只有妻子懂得，丈夫的这句话饱含了多少深情。因为她知道，对丈夫而言，湛江舰就是他的青春。

在超期服役一年后，谈新华耐不住家人的轮番相劝，离开了他心爱的战舰。但作为守了30年舰艇的老兵，离开舰艇的他，始终改不掉水兵的习惯。

每天清晨6时20分醒来，穿上迷彩鞋门外跑一圈。洗漱用水不浪费，找个脸盆接好继续冲洗厕所；无论在哪里吃饭都吃得飞快，睡觉基本不翻身……每隔一段时间，妻子都会被他的梦中呓语吵醒：“快！快……”

8月28日，停航近2年，沉寂许久的海军湛江舰、海军珠海舰再一次拉响了汽笛。低沉的汽笛声一波推澜着一波，仿佛要将这声音铺满海天，向世人宣告：“今天，我们正式退役了。”

岸上人群中，当然有老兵谈新华。

伴着汽笛声，他敬礼的右手不停地颤抖，忍了好久的眼泪突然模糊了双眼。

时光回溯到多年之前，谈新华脑海中浮现出第一次与自己战舰相遇的情景。

那是1989年金秋，因新兵训练成绩突出，谈新华被挑选为湛江舰接舰舰员。长在洞庭湖畔、只见过渔船的他，看到湛江舰时忍不住用家乡话大喊：“我滴个崽儿，好大啰。”

与谈新华不同，“湛江舰副舰长”严跃进接舰路上的心情，有些沉重。

按照分工，严跃进主管军事训练。他深知，湛江舰的雷达、导航等系统与上一代舰艇有着天壤之别。更重要的是，这艘舰艇首次装备了作战指挥系统，这意味着未来舰艇作战样式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当时的“老式舰船”，驾驶室上层布设一个露天指挥平台。全舰各部位作战数据，一个接一个地通过电话上报，舰长站在全舰最高处，眼前的大海虽一览无遗，但真实的战场态势只能在心中概略感知。

眼前的这艘战舰，舰艇前段最中央的位置开辟了一个全新舱室——作战室，全舰各部位数据通过无数条线缆实时汇集于此，大海上发生的一切都以更加清晰的形式呈现在舰长眼前。

“这是一艘全新的军舰，催生出的将是新一代海军官兵。”越是深入了解湛江舰，严跃进愈是明晰舰员也要转型：以往懂管理、体能强、作风好的舰员最受欢迎，“在这艘舰上，‘专业精’排在第一位。”

湛江舰还未入列时，一场场轰轰烈烈的“淘汰赛”提前上演。

谈新华至今清晰记得，一次技能比武，有位班长被新兵比了下去，当晚新兵就当上了班长。

“现代战舰需要的水兵，不仅要能举起炮弹，还要能抱起书本。”时任湛江舰政委钱建军回忆，当年水兵们普遍文化程度不高，要让他们热爱学习、尽快适应装备升级换代，是那个时代“特有的命题”。

很快，在“寸土寸金”的湛江舰，官兵们把最大的生活舱室改成了“图书室”。每到周末钱建军都会去港口外的新华书店，花上一整天时间淘选出几摞书。自己细细消化，他再推荐给舰上的战友。

在那个信息获取渠道单一的年代，书籍成为官兵成长成才最直接的渴望与依赖。

有的水兵起步时英文字母都记不全，却学起其时下新兴的计算机“C语言”，编写的程序还在支队得了奖；有的水兵一天到晚抱着书本学习弹吉他，手指弹肿了，曲子越弹越有味道；有的水兵只有高中学历，却在漫漫远洋途中学会了写诗，舰船停靠码头后，他搬下船整整几大本手写诗集，有几首还在报刊上公开发表……

不少水兵，因为这艘舰艇改变了人生轨迹。

主炮班长廖耀祖最期盼的，就是舰艇在风浪中航行的日子，“这个时候图书室没几个人去”，而他就可以“独自享有”一个安静的读书场所。也正是因为这个在舰上养成的习惯，这位老兵后来自学考出了律师资格证。

锅炉兵邵曙光不值更时，知道舰上看书的地方“总是有人”，他干脆钻进直径不到一米的通风管道。阳光透过头顶的烟囱口洒下一抹亮光，他借着光读得津津有味。

如今，当年的锅炉兵已成长为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的支队长，回忆起当年刻苦读书的日子，邵曙光总是一脸笑盈盈。

当升级换代的战舰遇上求知若渴的水兵，碰撞出了闪耀时代的青春花火。

岁月不负赶路人，海军湛江舰和珠海舰均在入列第二年形成综合作战能力。一时间，它们也成为媒体竞相报道的“明星”战舰。

舰艇的航迹就是水兵的足迹

“与你相伴的日子，旅途有艰险更有收获”

退休后的蒯崇山，喜欢约上三五战友去河边钓鱼。因为共同的军旅轨迹，又生活在同一个城市，他们相伴彼此。

战友们发现，蒯崇山时常盯着浮沉不定的鱼漂发呆，有时鱼儿上钩还浑然不知。

蒯崇山常常想起他的舰和舰上的日子。让他印象最深的是航行中的遇险经历。

1997年2月，太平洋怒浪狂风，远远望去，舰艇只有主桅杆露出海面。在风浪中战斗18天，时任舰长蒯崇山几乎没睡过一个囫囵觉。

当时，珠海舰和兄弟舰船在湛江启航，目的地是美洲四国五港，舰艇需要横渡太平洋。

走向深蓝，对于珠海舰而言不是新鲜事。入列不久，它已代表海军访问过俄罗斯、印度尼西亚。但横渡太平洋，对于年轻的珠海舰来说却是一次艰险之旅。

寒潮笼罩下，太平洋并不太平。

编队补给舰排水量超2万吨，被2层楼高的浪头，打得在海中上下颠簸，而不远处的珠海舰只有3000余吨，舰上水兵的心随着风浪上下起伏。如今20多年过去了，蒯崇山回想那一次航行经历，仍是心有余悸。

涌浪袭来，舰船横摇剧烈，蒸饭箱中的水都摇了出来，炊事班锅碗瓢盆也飞了起来。做不成饭，官兵们上顿接着下顿地吃罐头。

一次，深弹班班长黄冬青到船舱例行检查，发现舰体某部出现破损，倒灌的海水淹到了小腿。作为班长的他，带领5名战友24小时守在那里，每半小时抽一次水。

那14天时间，黄冬青几乎是趴在地板上寻找破损区域，一会儿被抛到空中，一会儿又随舰迅速下沉。底层船舱密不透风，空气中弥漫着机油味；逼仄的空间里，他和战友进出舱室，只能蹲在地上挪步……

每次值班，黄冬青在舱底一待就是数小时。直到查明损坏区域并维修好，他才吃上了第一顿舒心饭，睡上第一晚踏实觉。

困难接踵而至。航行中的油水补给难题，又横亘在蒯崇山面前。

在当时，“海上液货补给”还是个“技术活”。风浪中，两艘舰艇自身都摇摆不定，却必须保持航向、航速相对一致，其难度可想而知。

第一次失败，第二次还是失败，第三次油管直接破裂，又黏又黑的重油喷涌而出……

闯过一次次大风大浪，驶过一片片陌生海域，就这样，在跨越178个经度、66个纬度、12个时区，编队比原计划提前半小时抵达夏威夷。那天，是蒯崇山最开心的日子。

如今，在南部战区海军某军港有2个雕塑，伴着夜月星辰肃穆伫立。

一个镌刻着南海将士寸土不让守护南沙岛礁的场景，激励着一代代水兵用青春热血守卫海疆；另一个是一座地球仪，上面就标绘着珠海舰这次出访的航迹。

每次走到雕塑前，蒯崇山都忍不住驻足遐思：“舰艇的航迹就是水兵的足迹。舰艇驶到哪里，你的足迹就延伸到哪里。你有过多少欢笑和泪水，大海知道，你的舰也知道。”

舰艇就是水兵的岁月静好时光不老

“你不是我生活的全部，却贯穿了我的军旅岁月”

退役仪式上，不少退伍多年的老舰员从全国各地赶来送行。

珠海舰声呐技师王春万，没有像其他人那样争相与战舰合影，而是独自守在自己的战位，一副怅然若失的神情。

在这个活动空间不足3平方米的战位，王春万守了30年。

早在5年前，入伍满30年的一级军士长王春万就应该退休了，“我没老，它没退，就让我再陪陪它吧……”

王春万的确没“老”，珠海舰的几任舰长都可以证明。

一次，海军组织比武，三大舰队几十艘舰船与潜艇，在大洋深处一决高下。支队几位参赛舰长，不约而同地看准了技术过硬的王春万，先后跑到支队主官那里去“抢人”。

那次，某战舰想尽办法，最终如愿把王春万请了去，也如愿获得了“综合排名第一”的荣誉。

作为反潜领域“技术大拿”，这些年，王春万经常被邀请参加重大演习任务。每次“借调”任务一结束，船靠向码头，他又兴冲冲地回到珠海舰，回到自己的战位上，回到挤满60多个人的兵舱，回到“汗水当佐料”的露天餐厅……

“相伴30年，我陪着它，它懂得我。在我心里，它不仅是一艘战舰。”说到这里，王春万凝望着珠海舰上飞扬的满旗，意味深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28年前的6月6日，珠海舰也是满旗猎猎，那天是它的生日——加入人民海军序列的日子。千余人组成18个方队，用极具时代烙印的阅兵式欢迎它的到来。

彼时，王春万站在前甲板，目光所及，满是荣耀。

此刻，王春万站在码头，抬头望着舷号，望着工人用沾满油漆的刷子，一下一下地把舷号“166”涂抹掉，他的心里一阵酸楚。

“宛如心头割肉，就像是嫁女儿般不舍，都是命中注定。”王春万的眼泪再也止不住，一滴滴地滑过脸颊。

与王春万一样，湛江舰的伦智德同样也是视舰为“命”。

直到退役的前一个月，他每天都按出海要求，保养着他的“老伙计”。抚摸着擦得锃亮的主炮，这位一级军士长孩子似地笑着：“你信不？要是现在搞装备检查，我们一定还是第一！”

笑着笑着，老兵沉默了……

伦智德来湛江舰的时间并不长，“离10年还差4个月哩”。每次主炮发射时，听着隆隆响声，伦智德都能听出它的状态，甚至觉得这是一种享受。

谁能想到，眼前这个魁梧的山东汉子，小时候特别害怕打雷，又因为性格内向，见人都会脸红。可上了舰，听惯了比雷声还响的炮声，渐渐地，伦智德说话也像“钢炮”一般又快又响。

随着退役日子的敲定，伦智德又变得不爱说话了。夜深人静，他会不自觉地来到主炮前，这儿摸一摸，那儿擦一擦……

湛江舰主机技师魏海彬退伍时，什么纪念品都没拿走。

“值得纪念的东西，都在我手臂上。”挽起作训服袖口，只见魏海彬黝黑的双臂上，10多个形似纽扣的伤疤赫然在眼前。

湛江舰和珠海舰主机舱内，有数不清的蒸汽管，布设得错综复杂。魏海彬说，尽管他们的工作环境气温高至60摄氏度，出任务时还是要穿上外套、系紧扣子，“当高温蒸汽喷出，一身作训服遮蔽，能降低受伤的程度。”

在舰上，魏海彬每天值班12个小时。机舱里，噪音大到有人站在你身旁说话，却只能看着嘴型去猜；油味、汗味并不算难闻的，难以形容的“蒸汽味”才是机电兵不敢大口呼吸的根源……就是在这样环境，魏海彬一守十几年。

“湛江舰成就了我。”魏海彬语气郑重而坚决，“我离不开它。”

今年34岁的魏海彬，“青春岁月都在湛江舰度过的”。在这里，他入了党、立了功、评了先进个人，还成为全海军蒸汽轮机最年轻的班长。

如今，魏海彬成了家，儿子读小学一年级，“湛江舰不是我生活的全部，却贯穿了我的军旅岁月。日复一日守着舰艇，它就是我的岁月静好，时光不老。”

今年9月4日，已经退役的湛江舰正式移交给地方政府。

翌日，谈新华和11名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老舰员，在第8任舰长丁新双的带领下，跟随“老战友”再次出海，驶入国防教育的“新航道”。

是夜，谈新华又睡在宽度不过60厘米的舰艇床铺上。那晚，他睡得踏实：“梦里，我把我的舰开回了洞庭湖，老幸福喽……”

“晚安，我的青春我的舰，永远不说再见。”

（采访中得到**丁正仁、王钦仕、郭崴、周演成**等大力协助）

边关风

采撷边关最美风景

高原女兵的退伍前最后32小时——

转身之处有温暖

■本期观察 付 裕 倪唐海

距离上等兵李谨华的退伍命令下达，还有32小时。

高原深夜，风疾天寒。此时的她正同战友一起，在海拔4500米的雪山战位进行“最后的战斗”。这次恰巧安排在李谨华退伍前夕的跨昼夜考核，难度并不亚于她军旅生涯中的任何一次任务。

午夜零时，为躲避“敌”侦察，李谨华把身子紧贴着地面。高原上的秋夜，风很冷。尽管穿着大衣，没过一会儿，李谨华握枪的手冻僵了，寒意顺着地面传导过来，身上很快也变得冷冰冰。

夜空中，圆月高悬，银辉如泻。此时，李谨华无暇欣赏这高原月色。满心都是眼前的任务，她咬紧牙关，集中精力抠住冰冷的钢枪。

2个多小时过去，潜伏任务结束了。等待李谨华的不是休息，而是火炮工事的构筑任务。

没有丝毫停顿、迅速起身，李谨华和战友一起背起钢枪，抡起锹镐开始作业。她知道，每分每秒的时间流逝，都会影响到考核的最终成绩。

高原冻土异常坚硬，一锹只能刨掉一点土。土壤中遍布着大大小小的石块，一锹挥下去，锹镐边沿时不时地击打到石头上，撞击力反震得人手掌发麻……

她机械地重复着挥锹挖土的动作，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我是老兵，我不能休息。

凌晨4时，李谨华被战友替换到车上休息2小时。接着，又到了她换岗站哨的时间了。

此时，天还没亮，无垠墨色下，她抬头就能看到高原特有的繁星银河。远处层叠的山脊线，漆黑一片向天幕边际绵延开去。

去往阵地的路上，李谨华在心中默默对自己说：“这次以后也许再没有机会站岗了，一定站好最后一班哨。”

一边捋了捋耳畔发丝，李谨华一边加紧步伐，顶着萧瑟的寒风朝阵地走去。身体已经十分疲惫，但身为哨兵的她，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。

距离李谨华的退伍命令下达，还有24小时。此时，她正在进行实弹射击前的最后准备。

观察周围天候环境、调试火炮精度……李谨华心里沉甸甸的：这是她最后一次打实弹了，这个句号的落笔，一定要倾尽全力，不留一丝遗憾。

上午10时，航模“嗡嗡”地在山腰间穿行，时而盘旋上升，时而俯冲向下。李谨华守在自己的战位，眼睛紧盯住航模。她均匀转动着转轮，身边的一切都变得沉寂，呼吸仿佛停止。

“长点射——放！”随着指挥员一声口令，李谨华果断地脚踩击发。

炮弹呼啸离膛，向着目标直射而去。

“打得漂亮！”班长喜不自胜的称赞传至耳畔，李谨华的嘴角微微翘了起来。低头之际，在乌发低垂的间隙里，泪珠从她的腮边滑落。

这眼泪，班长怎么会不懂呢？就像那首《女儿行》里唱的一样：“家国一身事，喜忧两相同。铁打的爱，钢铸的恨，都藏在羞涩中……”

“风也女儿行，雨也女儿行。”两年风霜雨雪，当初葱根一样细腻的手指，如今打了茧，起了皮。曾经清纯俏丽的脸庞，也被高原的长风吹得皲裂几回，镌刻下风雪沧桑。

寒来暑往，巍巍雪域。她们是骄傲的女兵。

谁也不知道，在这些“不让须眉”的女兵心中，藏着多少故事，多少辛酸。难舍的，又岂止是眼前这无言的火炮？

考核依旧进行，擦干眼角的泪，李谨华再次全副身心投入战斗。

宣布退伍命令的时刻，终于还是来了。

铿锵乐声中，李谨华站得笔直，军旗从眼前拂过。她的眼前又是一汪泪水涌出，对着即将辞别的军旗，她和战友们一起高声宣誓。

“若有战，召必回！”高原远阔的天空上，誓言盘旋着传出很远很远……

今朝无悔当兵时，转身之处有温暖。

李谨华用退伍前的最后32小时，诠释了一名共和国边防女兵的使命担当。